

□ 尚法斋

彼得·库尔滕，1883年5月26日生于米尔海莱茵河畔，被称为“杜塞尔多夫的吸血鬼”，也被称作德国的“开膛手杰克”，从1913年至1930年间，他共犯下谋杀案9件、谋杀未遂案7件，而受害者都是妇女和儿童。1931年7月2日他被判处死刑，在科隆遭到斩首。

血色初现

1929年2月3日清晨，贝尔塔大街的石板路上结着薄冰。送奶工发现56岁的阿波罗尼娅·屈恩时，她倒在自家门阶前，脖子上的伤口还在渗血。“他咬住了我的脖子。”老妇人在急救床上气若游丝，“像吸血鬼一样，舌头舔过伤口……”她的衣领上残留着齿痕形状的血渍，左颈处有两个对称的穿刺伤，与传说中吸血鬼的咬痕惊人地相似。

五天后的圣文岑茨教堂墓地，9岁的罗莎·奥林格成了第二个受害者。女孩的尸体蜷缩在冬青丛中，胸口的13处剪刀伤深可见骨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她脖颈处的咬痕：皮肉被整齐地撕开，边缘残留着唾液与血的混合痕迹。法医奥托·韦伯在报告中写下：“咬痕力度极大，疑似人为吸食血液。”

“吸血鬼来了！”这个传言像野火般在菜市场 and 酒馆蔓延。失业工人在啤酒馆里赌咒，说曾看见一个黑影在屠宰场后巷舔舐地面的血；洗衣妇们晾晒衣物时，总爱往孩子脖子上挂串大蒜；甚至有母亲用红墨水在婴儿摇篮上画十字，念叨着“驱邪咒”。3月12日，54岁的锁匠鲁道夫·舍尔的尸体被发现时，左腕动脉被整齐划开，现场的血迹比正常失血量少了近三分之一。恐慌达到了顶峰。

杜塞尔多夫警察局的档案袋上，局长比尔曼用红笔写下“吸血鬼案”几个字。他盯着墙上的城市地图，11个红色图钉标记着案发地点，像一串被血染红的念珠。“必须抓住他！”他拍着探长甘纳特的肩膀，“否则整个城市都会疯掉。”

疯狂狩猎

1929年4月的两起未遂袭击，让“吸血鬼”的形象逐渐清晰。18岁的埃尔娜·彭宁在郊外麦田挣脱魔爪时，脖子上留着淡紫色的勒痕和两排牙印。“他压在我身上，呼吸里有铁锈味。”女孩在医院里抖得像片落叶，“他说我的血是甜的，比葡萄酒还好吃。”三天后，家庭主妇路易丝·弗拉克在菜市场遇袭，她扯下了凶手大衣上的一颗牛角纽扣，纽扣内侧沾着的暗红色污迹，经检测正是人血。

真正的恐怖在8月升级。8月21日夜間，纺织女工安娜·戈尔德豪森的尸体倒在工厂后门，剪刀刺穿了她的喉咙，地面的血迹呈奇怪的喷溅状。法医判断，凶手曾低下头，直接从伤口处吸食血液。两小时后，商人海因里希·科恩布卢姆在街角遇害，他的领带被浸满血的手帕缠绕，口袋里的怀表停在10点17分，表盖内侧沾着一小块带齿痕



的皮肤组织。

警方的调查陷入泥潭。他们排查了全城的屠宰场、医院血库，甚至兽医站，怀疑凶手与血液有职业关联；精神病院的档案被翻了个底朝天，所有有暴力倾向的病人都被重新评估。一个名叫约翰·施陶斯贝格的失业者突然自首，声称自己喝了11个人的血，但他连受害者的姓名都记混了。后来证实，他只是个想进监狱混口饭吃的疯子。

挑衅邮件

1929年9月底，第一封来自凶手的信出现在警察局。信封上的邮票被血浸透，信纸上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：“下一个在煤气厂，她的血像草莓酱。”落款是个用血画的獠牙图案。当警察冲进煤气厂时，只找到一只被剪断喉咙的流浪猫，猫的血被吸得干干净净。甘纳特捏着信纸，突然意识到：这个凶手不仅嗜血，更在享受玩弄警方的快感。

10月14日的信更像一份“菜单”。信封里装着一缕金色头发，信纸上标着精确的时间和地点：“10岁的格特鲁德在运河桥墩下，下午三点，她的血最鲜。”警方赶到时，女孩的尸体刚被河水冲上岸，脖子上的咬痕深可见骨，左胸口的皮肤被整齐地割下一块，形状像片小小的枫叶。

全城大搜捕像一张收紧的网。2万名警察和志愿者手持火把，在

深夜的巷弄里巡逻；莱茵河上的货船被逐一登船检查，船员们都要露出手臂接受疤痕检查。因为根据埃尔娜·彭宁的描述，凶手左手手腕有块三角形的疤。面包店老板在酵母桶里发现带血的剪刀，引发一阵骚乱；煤气厂的夜班工人举报有个黑影在储煤场舔舐煤块上的血渍，结果只是只受伤的野狗。

11月8日，第三封信抵达时，甘纳特的手指在信纸边缘捏出了白痕。信里夹着半块染血的杏仁糖：“玛丽亚的血混着糖味，在仓库的第三个货架下。”当警察撞开仓库门，31岁的女仆玛丽亚·哈恩早已冰冷，她的围裙口袋里果然有半块杏仁糖，糖块上的齿痕与前几起案件完全吻合。法医在她的静脉血管里发现了少量酒精残留。凶手竟在作案前，给受害者灌了甜酒。

“他在模仿吸血鬼传说。”犯罪心理学家汉斯·缪勒指着墙上的报纸剪报，“18世纪东欧的吸血鬼故事里，凶手总是在月圆之夜作案，喜欢吸食年轻女性的血。”档案里的案发日期被红笔圈出，果然大多集中在满月前后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凶手似乎在刻意收集关于自己的报道。在后来的搜查中，警方发现他藏着17份不同报纸的相关版面，每篇报道都被用红笔圈出“吸血鬼”字样。

双面人生

12月2日的报案电话，起初并未引起重视。油漆工彼得·库尔滕声称妻子罗莎失踪，语气却异常平静。当

甘纳特带着警员来到他家时，罗莎正坐在厨房缝补衣服，看到警察的瞬间，她手里的针线盒“哐当”落地。探长的目光扫过库尔滕的左手，手腕上赫然有块三角形的疤痕，与埃尔娜描述的分毫不差。

审讯室的灯光像冰冷的刀锋，剖开了这个39岁男人的伪装。彼得·库尔滕平时是邻里眼中的“老实人”：会给邻居的孩子分糖果，在教堂做义工时总抢着擦圣像，甚至帮老太太提菜篮。但在证据面前，他的眼神逐渐变得狂热。

“第一次吸血是14岁。”库尔滕突然笑了，露出被烟渍染黄的牙齿，“偷了只流浪狗，咬破它的脖子时，觉得全身都在发烫。”库尔滕的童年浸泡在暴力里：酗酒的铁匠父亲经常殴打家人，他10岁就目睹父亲虐杀小猫，14岁因偷窃入狱时，曾用磨尖的牙刷柄刺伤狱友，只为看看血是什么颜色。一战时他在前线当兵，学会了用利器快速致命的技巧，而后来的失业潮，让他心中的野兽彻底挣脱了枷锁。

警方在库尔滕家阁楼的地板下，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“战利品”：11只玻璃瓶，里面装着不同受害者的血液，标签上写着“甜度”和“浓度”；一本用鲜血写就的日记，记录着每次吸血的感受：“罗莎的血带点铁锈味，像没过滤的啤酒”“玛丽亚的血混着杏仁糖，是最好喝的一次”；甚至还有一小瓶他自己的血，标签上写着“对比样本”。

1930年4月的庭审现场，旁听席上的人们攥紧了拳头。当受害者家属举着照片痛哭时，库尔滕突然站起来，对着人群深深鞠躬：“谢谢你们叫我吸血鬼，这比油漆工好听了。”他详细描述着吸血时的快感，甚至要求法官允许他演示如何咬得最深，被法警强行按回座位时，他还在狂笑：“我的血会永远留在杜塞尔多夫的石头缝里。”

最后一瞥

1931年7月2日，科隆的监狱广场挤满了围观者。当库尔滕走上断头台时，他望着杜塞尔多夫的方向，嘴里还在念叨：“血的味道比死亡甜。”刽子手拉动绳索的瞬间，有人在人群中喊：“吸血鬼死了！”但更多人只是沉默地看着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
案件的余波像莱茵河的涟漪，扩散到整个德国。幸存的埃尔娜·彭宁终身佩戴高领围巾，拒绝任何红色的饮品；玛丽亚工作过的煤气厂仓库被改造成纪念馆，墙上的玻璃柜里，放着那把沾满血的剪刀，刀刃上的反光至今仍令人心悸；甘纳特探长在1935年退休后，将所有案件资料锁进保险柜，钥匙扔进了莱茵河。

更深远的影响在司法领域显现。这起案件催生了德国第一个犯罪心理画像部门，警方开始系统研究罪犯的行为模式与心理动机；法医奥托·韦伯提出的咬痕鉴定法，成为后来刑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如今的杜塞尔多夫，煤气厂仓库早已变成文艺青年聚集的咖啡馆，菜单上有道名为“莱茵河月光”的甜点，用红莓酱做成流淌的“血迹”形状。只有在阴雨天，老人们路过当年的案发地时，还会下意识地摸一摸脖子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小心石头缝里的血，那吸血鬼说不定还在看着呢。”